联合国 S/PV.8237



安全理事会

第七十三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八二三七次会议

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梅萨-夸德拉先生	(秘鲁)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桑布拉纳·托雷利奥先生
	中国	马朝旭先生
	科特迪瓦	Dah先生
	赤道几内亚	恩东·姆巴先生
	埃塞俄比亚	Woldegerima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哈萨克斯坦	乌马罗夫先生
	科威特	奥泰比先生
	荷兰	格雷瓜尔·范·哈伦夫人
	波兰	拉多姆斯基先生
	俄罗斯联邦	涅边贾先生
	瑞典	奥雷纽斯•斯考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皮尔斯女士
	美利坚合众国	黑利夫人

议程项目

2018年3月13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8/218）

18-11341 (C)







下午3时0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2018年3月13日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18/218）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女士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现在请中满夫人发言。

中满夫人（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邀请我向安全理事会通报2018年3月4日发生在联合王国索尔兹伯里的事件。由于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独立的信息，我将转达由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提供的信息。

安理会之前曾开会讨论3月4日在索尔兹伯里发生的这起涉及有毒化学物质——据称是一种神经毒剂——并因此导致三人中毒和住院的事件。因此，如安理会所知，作为其应对这一事件的措施的一部分，联合王国根据《化学武器公约》第八条请求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提供技术援助。该条款规定，在执行《公约》各项条款的过程中，技术秘书处应向缔约国提供技术援助和技术评估，包括对附表所列和未列入附表的化学品进行评估。

因此，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决定派遣一个小组前往联合王国进行技术援助访问。该技术援助小组于3月19日被派往联合王国预作部署，并于3月21日至23日正式部署到位。在工作过程中，该小组收到了三名受影响者的医疗状况信息，并在全程监管下采集了这些人的血样。这些血样被送往禁化武组织实验室，随后由该组织指定的实验室进行分析。

除这些活动外，该小组还再次在全程监管下，在现场对环境样本进行了采集。为了作比较并验证联合王国的分析，该小组还索要并收到了英国当局采集的缩分样本。该小组听取了有关联合王国确定的有毒化学品简介，审查了联合王国当局从受影响者身上采集的生物医学样本以及在事件发生地采集的环境样本的化学分析结果和数据。

禁化武组织此后表示，禁化武组织指定的实验室对生物医学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三名受影响者接触了那种有毒化学品。此外，禁化武组织指定的实验室对环境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样本中存在那种有毒化学品。最后，禁化武组织指定的实验室对禁化武组织技术援助访问小组所收集的环境和生物医学样本进行分析的结果，确认了联合王国有关3月4日在索尔兹伯里使用的有毒化学品特性的调查结论。技术援助访问小组指出，涉及的那种有毒化学品纯度很高。

根据禁化武组织指定的四个实验室对样本所作分析的结果，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编写了一份报告，其中载有并详细说明了我刚才介绍的信息。4月12日，该报告被转交联合王国，并应其请求被转交《化学武器公约》的所有其它缔约国。禁化武组织还编写并公布了该报告的摘要。

总干事今天在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强调，禁化武组织指定的实验室的可靠性和技术能力多年来一直受到仔细和严格的审查。他补充说，《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可以对该网络的可信性和完整性放心。他还指出，与该事件有关的技术援助访问工作是由禁化武组织在其它缔约国未参与或提供支持的情况下独立完成的，而且这项工作不是联合王国内部调查的一部分。

有关方面评估得出的结论是，有人有针对性地使用了一种神经毒剂，以达到造成伤害或死亡的目的，秘书长对此深表关切。秘书长还多次表示支持禁化武组织的工作。有鉴于此，他欢迎联合王国要求独立查证该事件中所用的有毒化学品。任何一方在任何情况下使用神经毒剂或任何其它化学武器，都是不可接受的，而且是严重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感谢中满夫人提供的内容丰富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裁军事务高级代表向我们通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的调查结果。我还谨代表联合王国感谢禁化武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安全理事会曾请我们及时向它通报最新情况。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同意召开今天这次会议。我们希望向安理会通报最近阶段的调查情况。我还将简要谈及调查结果和责任归属，并驳斥俄罗斯公开发表的一些针对我国的言论。在本次会议召开之前，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刚刚在海牙举行了高级代表提及的那次会议。

如果可以的话，我只想强调，这份报告在分发给《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之前未经任何编辑或修订。为了强调这一点，我谨着重指出，提交给行政委员会成员的报告与联合王国自己收到的报告一模一样。正如高级代表所述，禁化武组织的调查结果确认了联合王国对这种有毒化学品特性的分析。它支持我们结论，即，有人在索尔兹伯里使用了军用级别的神经毒剂。如我们的调查所发现的那样，在斯克里帕尔先生家的前门把手上发现的毒剂浓度最高，这一点已为禁化武组织所证实。因此，这种毒剂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化学品。这已得到独立机制的确认。

我要谈谈为何使用“诺维乔克”这个术语。这是我们用来描述此类化学品的术语。我们使用这个俄罗斯术语指称此类神经毒剂。禁化武组织的报告本身并未使用“诺维乔克”这个术语。但是，我想说的是，诺维乔克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化学品。因此，在这一点上不应有任何不明确之处。

该报告列述了完整的法医监管链。它说明了不可能遭污染的原因。它对两个实验室如何分析环境样本以及另两个实验室如何分析生物医学样本作了解释。最后，报告指出，检测到的化学品中没有任何大量的杂质。“高纯度“是执行摘要第11段给出的描述。这反过来表明，一个高度复杂的实验室、即国家实验室制造了这些化学品。

对所使用的神经毒剂作出鉴定，是正在进行的调查必不可少的技术证据。但是，波顿道恩实验室的分析和禁化武组织的报告并未确定袭击中所用的毒剂来源于哪个国家或实验室。联合王国认定，除了俄罗斯国应对索尔兹伯里发生的事件负有责任之外，没有别的合理的解释。我谨从更广泛的方面解释促使联合王国作出这一判断的原因。我们认为，只有俄罗斯有技术手段、行动经验和袭击斯克里帕尔父女的动机。

第一，如果我可以谈谈技术手段，公开来源的可靠报告和情报均表明，在20世纪80年代，苏联研制了第四代新型神经毒剂。当时，这些新型毒剂在俄罗斯被称为“诺维乔克”，后来其它地方也如此指称此类毒剂。负责这项工作的主要研究所是国家有机化学和技术科学研究所设在Shikhany的一个分支机构。进攻性化学武器计划的代号是“Foliant”，诺维乔克是其中一部分。诺维乔克很可能是为了防止西方检测和规避国际化学武器控制措施而开发的。俄罗斯国以前曾生产过诺维乔克，而且今天仍有能力这样做。在过去的十年里，俄罗斯生产并储存了少量的诺维乔克。

俄罗斯的化学武器计划在苏联解体后仍在继续。在1993年俄罗斯签署《化学武器公约》前，一些诺维乔克毒剂可能已通过验收测试。这意味着它们可被俄罗斯军方使用。俄罗斯根据《化学武器公约》所作申报并未报告诺维乔克的研制工作。俄罗斯在批准《公约》后进一步发展了诺维乔克。在2000年代中期，普京总统本人曾密切参与俄罗斯的化学武器计划。

除俄罗斯外，任何一个前苏联共和国独立后都不太可能实施进攻性化学武器计划。任何恐怖主义团体或非国家行为体都没有能力生产禁化武组织测试报告所描述的那种纯度的毒剂。这是俄罗斯都承认的事实。

其次，我要提及操作经验。可靠记录表明，俄罗斯实施国家支持的暗杀行动，包括在联合王国境内这样做。2016年1月，对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死亡事件开展的独立调查得出结论认为，有人蓄意使用钋毒杀他，行动指令是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下达的，并且可能经过普京总统批准。2000年代期间，俄罗斯启动计划，试验以何种手段投放化学战制剂，并培训特种部队兵员使用此类武器。其后，该项计划纳入调查投放神经毒剂的方式，包括将毒剂涂在门把手上的方法。如我所言，过去十年中，俄罗斯根据这项计划生产和储存了少量“诺威乔克”毒剂。

第三，动机的存在。谢尔盖·斯克里帕尔是俄罗斯情报总局前军事情报官员，2006年被判犯有间谍罪。俄罗斯情报部门认为其叛逃者中至少有一些人是合理的暗杀目标，这一点极有可能。我们掌握的信息表明，俄罗斯情报部门对斯克里帕一家人感兴趣，这至少可以追溯到2013年，当时，尤利娅·斯克里帕尔的电子邮件账户曾是情报总局网络专家的目标。所有这些储存和生产情况均未在俄罗斯化学武器申报中进行申报。显然，俄罗斯违反了申报其化学武器计划的义务。

如果可以的话，我现在要谈谈斯克里帕一家人自身的最新情况、其健康状况以及受领事保护的情况，然后再谈调查工作本身。俄罗斯人要求我们向尤利娅转达为其提供领事服务的意愿和探望的请求，我们已经照办。4月11日尤利娅本人在一项声明中表示：

> “我可以接触朋友和家人，也获悉我在俄罗斯大使馆具体的联系人是谁，他们善意地主动提出以任何可能的方式给予我帮助。目前，我不想烦劳他们。但是，我要是改变主意，我知道如何联系他们”。

根据索尔兹伯里区医院医务主任提供的最新医疗情况，在该市市中心发生那起事件以来的四周内，斯克里帕一家人受到临床医师全天候照护，他们能够得到此领域世界一流专家的诊治和支助。考虑到斯克里帕一家人的隐私权，我不会详谈我们正在提供的治疗。然而，我们可以提出以下看法。神经毒剂工作的原理是附着在人体内的某种特定酶，然后使神经无法正常工作，产生恶心、幻觉和神志错乱等症状。医院在治疗患者时成功地稳定其状况，确保患者能够呼吸，血液能够继续流通。然后，他们需要施以各种不同的药物救治患者，直至他们体内能够产生更多的酶来取代中毒后受到影响的酶。医院还采用专门的洗消技术来去除任何残留毒素。两位患者对我们提供的治疗方案的反应格外好，但是，二人尚处于不同的康复阶段。

关于洗消和调查工作，我们之前曾经表示，这是迄今对使用化学武器行为进行过的最全面、最复杂的调查之一，动用了250名警探。他们得到各类专家和伙伴的支援，查看了5000多个小时的视频画面，约谈了500多名人证人。4月17日，英国政府宣布，索尔兹伯里本周开始洗消工作，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现已查出总共有9个地方、包括市中心的三个地方需要专门洗消。这将涉及复杂的测试工作，并要清除可能受到污染、随之含有残留毒剂的物品，此外还涉及化学清洗和反复测试。所有废物将予以安全清除和焚毁。在完成清洗工作之前，任何一个地方不会解禁。

对联合王国和俄罗斯联邦的调查结果提出多种指控，我们已有所耳闻。如果可以的话，我要简要谈谈其中一些恶劣透顶的指控。

我们今天和近日受到的一项指控是，尤利娅并未中毒——其实是英国政府给她下药，使其不省人事后给她注射所发现的毒剂。这岂止凭空想象，简直荒唐离谱。这种事情可能发生在俄罗斯，但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这没有也不会发生在联合王国。

其次，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先生声称，在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分析过的样本中发现有毒化学品“毕兹”的痕迹，这透露了禁化武组织使用的独立实验室之一所处的地点。

禁化武组织本身并没有透露这些化验室的名称，在公布的执行摘要中也没有发布任何关于“毕兹”样本的信息。因此，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俄罗斯怎么会认为自己知道样本化验者是谁，化验结果为何，俄罗斯为什么这样认为？通过披露这一机密信息，俄罗斯反而泄露了缔约国根据《化学武器公约》 应为禁化武组织保守的秘密。

关于该项指控的实质内容，禁化武组织总干事今天在其发言中解释说，除了从斯克里帕一家人及其所处环境中采集的样本之外，还有一份单独的样本与在索尔兹伯里采集的样本一道，被送到指定的化验室进行测试。这种样本被称作控制样本，这是在这些测试中进行的常规程序，以便禁化武组织能够验证化验室的结果是否准确。总干事毫无保留地证实，禁化武组织从索尔兹伯里采集的任何样本中都没有“毕兹”成份。我认为，俄罗斯完全熟悉这一程序，因此，如能知悉拉夫罗夫先生为何混淆视听的动机，我将不胜感激。

有人继续要求俄罗斯介入联合王国的独立调查。显而易见，它涉嫌染指其间，其行为破坏了它在这方面的信誉。如我之前所言，这是一个企图调查自家火灾的纵火犯和消防员。俄罗斯没能根据《化学武器公约》或以其它方式给出任何讲得通的理由，说明它为什么应该介入联合王国警方的独立调查。我要重复我在参加过的安理会关于索尔兹伯里问题的首次通报会（见S/PV.8224）会上说过的话。在接触禁化武组织之前，我们的确先接触了俄罗斯，询问这一未遂流氓行为是否是其特工所为，如果是，则要他们配合我们设法查个水落石出，了结此案。俄罗斯联邦未同意这项请求。相反，它拒绝认真加以对待。

4月13日，俄罗斯联邦根据《化学武器公约》第九条，向联合王国转递了一份问题清单。我们将尽快作出回应，当然是在《公约》规定的10天期限内。我们将对提出请求的俄罗斯作出回应。但是，我们将与所有缔约国分享我们的答复情况。此外，如果《化学武器公约》允许，我当然会与安理会成员分享。俄罗斯表示，它的请求非常紧急，要求我们至迟于4月17日作出答复。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们有10天的答复时间。然而，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3月12日要求俄罗斯作出解释时，它并不认为这项请求是紧急的。我方的问题仍未得到答复。

由此我结束今天必须向安理会进行的通报。我们愿听从安理会的安排，解答提出的任何问题。如果安理会希望的话，我们也非常愿意继续向安理会通报最新情况。我们很乐意当面通报，如有可能，也可以书面提交，以免打乱时间表。我也应该提到，我们昨天在大会为所有会员国做了公开通报，回答了几个我们能够回答的问题。

桑夫拉纳·托雷利奥先生（多民族玻利维亚国）（*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们要感谢副秘书长兼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女士的通报，我们对此表示适当注意。其次，我们祝愿受到此次事件影响的人早日康复。

玻利维亚认为，任何行为体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都是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卑鄙行为，因此我们再次对不扩散机制面对的挑战表示关切。任何利用有毒化学武器、制剂或产品作为武器的行为都要受到全人类的强烈谴责，也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和国际法的规定。《化学武器公约》是192个国家通过的一项多边文书。这项示范性多边协议务必始终保持完整性和独立性。

面对使用有毒化学武器、制剂或产品的指控，必须维持该国际文书的可靠性，为此目的，所有调查都必须严格遵守该公约规定。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相关方提出的关切开展的所有调查，都应根据《公约》所列程序，并遵循《公约》的全部规定。调查必须是广泛、公正而客观的，以便得出基于实证的结论。

最后，相关各国务必利用适当的外交途径，遵守互相尊重和双边合作原则，从而尽可能通过对话解决这一状况，尤其要把强化不扩散机制作为目标。

黑利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感谢高级代表中满泉的通报。感谢我的英国同事向安全理事会汇报最新情况。

上周，安理会召开五次会议讨论杜马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今天，我们在这里再次讨论化学武器问题。这次是关于英国国土上两人受到军事级神经毒剂攻击的事件。本会议厅接连不断地召开会议，很容易让人忘记此次事件的意义。我们正措手不及地面对一个令人惊恐的新现状。如果化学武器能在一个英国小镇出现，它们下一次会在哪里露面？如果不立即开始重建对化学武器的共识，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避免这种威胁。

我不会再争论不证自明的事实。我不会再和那些不知廉耻的人就这一可耻行为相互指责。我不会再浪费安全理事会的时间。我只想说一点，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已经发布一份独立报告，证实了联合王国实验室对在索尔兹伯里所使用有毒化学品的分析。三人严重受伤。数百人有接触风险。这是恬不知耻的行为，完全蔑视关于使用化学武器的国际共识。

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美国同意联合王国的评估，认定俄罗斯要为索尔兹伯里化学武器事件负责。不论是俄罗斯的直接行为，还是出现更糟糕的情形——由于其不负责任而失去对该制剂的控制，我们都坚定不移地支持我们的英国朋友和同事。杜马和索尔兹伯里只是世界各地牵涉到使用化学武器的两起最新事件。它们提醒我们，这都是恐怖武器。它们是滥杀滥伤的武器。它们在文明世界没有容身之地。

我们希望安全理事会的同事们能一如既往地与我们一道明确谴责在另一成员国国土上使用俄罗斯神经毒剂的行为，因为我们现在若不加以制止，就会有更多人死亡，就会出现更多我们都不愿看到的场面。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成为常态是最令人不安的事情。

去年，这种情况发生在马来西亚和汉谢洪。上月发生在索尔兹伯里。上周发生在杜马。如果我们不尽快团结起来，采取坚决而明确的立场反对这种致命趋势，下一次袭击必将来临，它很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一旦如此，这当然就太迟了——对受害者、对受伤的幸存者、对妇女和儿童来说都太迟了。这是基本的道德问题。我们不能容许这种事件继续发生。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联合王国及时通报了3月4日索尔兹伯里化学武器袭击的最新情况。我也感谢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女士非常清晰的通报。

3月4日的恶行发生后第二天，法国表示与联合王国充分团结一致，我今天要在这里再次重申这一点。我们毫无保留地赞同英国的分析：一方面，俄罗斯联邦很可能要为这次袭击负责，另一方面，针对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她女儿的未遂暗杀事件没有其他合理解释。我们已得出必要结论。

我赞扬联合王国致力于维持透明度，并赞扬其处理该事件的方式完全符合《化学武器公约》的相关规定。我要提到，《公约》要求各国对发生在本国领土上的事件自行开展调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则发挥独立而公正的协助作用。在今天我们讨论的这起事件中，上述规定得到了充分的遵守和尊重。我还要重申，我们充分支持总干事和技术秘书处小组，我赞扬他们的尽责精神和专业性。

禁化武组织向我们展示的调查结果本身就说明问题。它们证实了英国的结论。在索尔兹伯里的确对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他女儿使用了“诺维乔克”这种据信由军方生产的高质量化学制剂。禁化武组织各个实验室都独立查明了这种化学制剂，这种制剂的特征、尤其是其高纯度表明，这是只有国家才可掌握的技术。制造和处理这种制剂需要专门的设备和专业知识。

鉴于这些要素、可能的动机以及英国领土上发生过的先例，联合王国合理地要求俄罗斯联邦回答一系列问题。一个多月来，这些问题一直未得到解答。因此，既然俄罗斯声称希望配合，我们再次呼吁其立即回应英国的问题。俄罗斯必须对这种化学武器计划可能的发展情况作出必要说明。

不断增多的化学袭击震惊了全世界人民的良知，这种行为违反法律，威胁我们的安全。这不仅是对国际社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公然冒犯，也对我们所有人构成了严重倒退的风险。实际上，我们务必要明白，在索尔兹伯里、杜马和其他地方，我们集体安全最古老、最稳健的根基已受到蓄意破坏并处于风险中，负责发声和执法的论坛则受到系统性的阻挠。这是问题的核心。

毫无疑问，那些阻碍我们行动、违反承诺、对承诺采取欺骗行为、蓄意宣传不实信息、歪曲事实以期误导舆论、制造隔阂的人对使用化学武器正常化的严重行为负有责任。此外，他们本应充当不扩散制度的担保方，却增加了该制度遭到削弱的危险。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亲身经历化学武器的破坏性影响，将永远不会允许无论是在叙利亚、欧洲还是其它地方使用这些武器之举不受惩罚。无论在何时、在何地和由何人使用化学武器，此举均必须彻底曝光，其责任人必须受到追究。但是，这还不够。我们必须竭尽所能，消除使用化学武器之举被正常化的严重威胁。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优先事项。这是我们在巴黎发起的伙伴关系的宗旨所在，已有28个国家和组织选择加入该伙伴关系，仅上周就有四个加入。我们的集体安全面对如此威胁，绝不能容许有罪不罚。这也是我们对叙利亚问题采取行动的全部意义所在。

一再使用化学武器之举削弱国际法，挑战我们捍卫联合国和我们的工作赖以为基础的各种价值观、原则与规则的能力。我们的安全基础受到威胁，我们必须履行我们的承诺与责任，因此，没有其它可以接受或者可能的选择，而必须团结起来，恢复禁止化学武器的根本禁忌。让我们一起走这条艰难的道路。国际社会可以放心，法国致力于与其所有伙伴这样做。

马朝旭先生（中国）：首先，我想感谢中满泉高级代表所做通报。

中方一直关注今年3月在英国发生的“索尔兹伯里事件”的事态发展，主张根据《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相关规定，在禁化武组织框架内处理有关问题。我愿在此重申，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武，这是我们明确、一贯的立场。

我们注意到，近期禁化武组织技秘处就“索尔兹伯里事件”提供了技术协助报告。同时也注意到，有关各方迄今未能就事件达成各方普遍接受的结论。在事件定性、确定责任方等方面，仍然需要进一步调查。中方认为，应该通过全面、客观、公正的调查，基于确凿证据，得出经得起事实和历史检验的结论。当前形势下，各方应继续协商并开展进一步调查，以查明事实真相。

在国际社会仍然面临诸多挑战的情况下，各方应该摒弃冷战思维，共同努力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与安全，共同致力于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安理会成员尤其应该保持团结，共同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拉多姆斯基先生（波兰）（*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中满泉高级代表的通报。

波兰已对3月4日在联合王国索尔兹伯里使用神经毒剂以企图谋杀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先生及其女儿的事件表示严重关切。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的报告证实了英国Porton Down实验室就索尔兹伯里所用毒剂得出的结果。这明确表明，国际社会支持联合王国的反应是恰如其分的。我们感谢英国政府本着透明的

精神分享技术协助访问的结果。我们也感谢禁化武组织领导层和技术协助访问团成员在这方面开展的出色和专业的工作。

请允许我回顾，欧洲理事会一致赞同联合王国政府的评估意见，即：俄罗斯联邦极有可能对这起事件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答复英国政府提出、现已得到禁化武组织技术评估访问报告证实的合理问题，立即、充分并且彻底地向禁化武组织披露与该案有关的任何计划。

波兰愿重申，它坚信，必须查明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人，并且追究其责任。索尔兹伯里事件是违反国际法和《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又一个例子。正如我们多次说过的那样，此类行径绝不能置之不理，因为它不仅违背基本的正义感，而且也导致不扩散与裁军制度遭到侵蚀，由此削弱我们大家的安全。

Dah先生（科特迪瓦）（*以法语发言*）：我国代表团感谢联合王国在3月4日索尔兹伯里事件发生之后，倡议举行本次关于3月13日联合王国首相特蕾莎·梅夫人信函（S/2018/218）的通报会。我们还感谢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女士的通报。

科特迪瓦注意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的报告结果确认3月4日在索尔兹伯里使用的导致三人中毒和住院的神经毒剂的特性。我国欢迎英国当局请禁化武组织与所有《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分享该报告，并将其概要公之于众。

我国尤其关注对英国当局所做调查进行的跟进，以期确凿查明这起事件。我们呼吁各利益攸关方根据其国际义务，厉行克制，并且配合调查。我国重申其谴责无论何人、在和平时期或是战时使用任何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则立场。

最后，科特迪瓦欢迎当前为设立一个使用化学武器方面的问责机制所做的集体努力。国际社会承诺有罪不罚对于确保遵守不扩散制度、兑现我们实现一个没有化学武器和所有其它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世界这一共同承诺依然举足轻重。

乌马罗夫先生（乌兹别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中满泉高级代表为我们介绍索尔兹伯里事件调查目前的最新情况。我们也想谈以下几点意见。

哈萨克斯坦密切关注这起案件的进展，案件无疑是明目张胆和不可接受的使用化学武器犯罪行为。与此同时，目前对于谁负有责任显然尚无定论。案件绝对需要进行进一步客观和透明的调查，以确定与这起犯罪有关的情况。

令人遗憾的是，使用化学武器议题已成为安全理事会议程上的常规项目。同时，同一议题也是安理会的“阿基里斯之踵”，对于这起事件中使用的化学物质我们不是专家，因此让我们作出判断变得越来越困难。此外，由于这个问题越来越政治化，也难以保持必要的建设性对话和诚意，以便作出平衡和基于共识的决定。

安理会在想法和言论上的对峙正转移到其它论坛和平台，包括在海牙进行的讨论，在那里，《化学武器公约》缔约方现在也陷入分裂。现在，就十分重要的问题进行专业和纯技术性讨论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挑战。主要国家无法达成妥协，为建立应对化学武器威胁机制的谈判找到共同立场。令人遗憾的是，化学武器这种已成为历史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现在又再度被使用。

作为一个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后果影响的国家，我们仍然坚定致力于打击使用化学武器行为，并且愿意建设性地参与制订调查工具。哈萨克斯坦相信并期待继续根据现有国际法准则，对这起事件进行全面、客观和透明的调查。我们呼吁有关各方奉行克制，避免在拿不出一方或另一方参与或犯下罪行的充分和不可辩驳证据的情况下采取草率行动。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目前的任务更加复杂，但非常关键，即提供一切可能协助，以便化解公约缔约国之间的紧张关系。该组织必须发挥其作为客观和公正调解人的重要作用，它是最好和最有资格倡导

不扩散议程的一方。各方进行耐心对话和建设性合作是取得最佳结果的要素。

安理会作为确保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不应容许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威胁问题上存在不同立场。这种情况会导致冲突升级和高度紧张事态，有可能破坏其工作。

奥雷纽斯·斯考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联合王国主动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最新情况。

我也感谢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女士所作的全面通报。

瑞典一直明确地以最强烈措辞谴责在英国领土上使用神经毒剂的未遂谋杀事件。我们完全支持欧洲联盟在这个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我们赞同联合王国政府的评估意见，即此事很有可能系俄罗斯联邦所为，而且没有其它说得通的解释。我们再次向我们的亲密朋友和欧洲联盟伙伴联合王国表示有力声援，我们支持它继续开展调查。我们欢迎联合王国以开放和透明的方式处理此事，包括昨天安排为所有会员国进行了公开通报。

我们也欢迎联合王国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继续充分根据《化学武器公约》开展合作。我们感谢禁化武组织迅速响应联合王国的请求，展现专业精神。瑞典充分相信禁化武组织调查结果的权威性，结果证实了有毒化学品是什么。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关切的问题。我们再次呼吁俄罗斯联邦回答联合王国提出的问题。请允许我借此机会强调，我们完全支持禁化武组织，它是一个独立的组织，负有监督禁止化学武器的任务。

我们再次最强烈地谴责使用各种化学武器的行为，这种行为令人憎恶，遭国际法严格禁止。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努力确保尊重禁止化学武器的规定不受破坏。

恩东·姆巴先生（赤道几内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感谢你应联合王国请求召开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感谢联合王国介绍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开展的调查的结果。

我们感谢中满泉女士所作的通报。

赤道几内亚共和国密切关注3月4日在索尔兹伯里使用神经毒剂事件的相关事态发展。根据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公布的报告，从斯克里帕尔先生和他的女儿以及一名警官那里采集的血样的实验室化验结果证实，他们遭受了高纯度有毒化学制剂的袭击。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最强烈地谴责在人身上使用有毒化学品的做法。我请求我们找到办法来确凿无疑地确定使用这一物质的责任人（方），以便能够采取适当法律行动。

对于犯罪者的身份和犯罪事实不应有任何疑问或猜测。需要确凿的证据，例如禁化武组织的检验结果，以确定并证实斯克里帕尔先生和他的女儿3月4日遭受了什么化学制剂袭击。在这方面，我们祝贺禁化武组织开展了出色工作并展现了专业精神。调查会继续揭示犯罪者的图谋和身份，赤道几内亚共和国恳请俄罗斯联邦和联合王国政府展现克制，找到适当和合理的方式，通过直接接触来管控局势。我们希望这场外交危机能够得到解决。

赤道几内亚祝愿遇袭的斯克里帕尔先生和他的女儿以及英国警官迅速痊愈。

最后，请允许我重申，赤道几内亚完全反对生产、储存、使用和扩散化学武器的行为，无论在什么地方和由何人所为。我们再次强调，必须建立一个透明、独立和专业监督机制，以便确定使用化学武器的责任方。

沃尔德格里马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我们感谢联合王国倡议举行今天的会议。我们也感谢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女士所作的通报。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是处理索尔兹伯里事件的适当国际机构。我们知道，它提出了关于为支持联合王国针对该事件提出的技术援助

请求而开展的活动的报告。我们还跟进了解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该会议上午在海牙讨论了这一问题。我们注意到禁化武组织总干事在其开幕词中就出现的关于分析结果的问题所说的话，包括保证禁化武组织将继续利用执行理事会会议或通报告知缔约国其所开展的活动，并澄清需要处理的某些要点。实际上，这一问题非常敏感，对全球和平与安全有着极大影响，因而禁化武组织这样做至关重要。我们赞赏它所做的工作。

我们同样认为，维护使用化学武器问题国际制度的公信力和完整性对于全球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当然，我们明白禁化武组织技术小组的工作仅限于查明所使用的有毒化学品。正如我们今天在执行理事会会议上所讨论的那样，禁化武组织的报告并未明确指出该袭击事件中使用的毒剂源自哪个国家或哪个实验室。因此，进行彻底、专业和独立的调查仍然很重要。我们认为，必须彻底查明真相，并将有关责任人绳之以法。

从索尔兹伯里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所有其他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中可以清楚看出，使用化学武器行为正变得司空见惯，关于这一问题的国际规范正在受到严重损害。这应当令我们所有人感到极度担忧。任何行为体在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我们再次予以最强烈的谴责。然而，我们知道并且明白，只有我们所有人都以完全透明和忠于真相的方式提供必要的合作，并遵守我们自己订立的规则，我们才能应对这一严重挑战。

格雷瓜尔·范·哈伦夫人（荷兰）（*以英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女士的通报。荷兰王国欢迎联合王国常驻代表通报继上个月在索尔兹伯里发生的令人震惊的化学武器袭击事件之后出现的最新事态发展。我愿提出三点意见。第一，我愿重申，我们谴责该袭击事件，并声援联合王国。第二，我愿欢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独立调查所提供的明晰度。第三，我愿敦促俄罗斯联邦改弦更张，充分合作。

第一，关于该袭击事件的不可接受的性质，在关于这一问题的前两次会议上（见S/PV.8203和S/PV.8224），我们对在联合王国土地上利用军用级神经剂实施鲁莽的袭击表示了震惊。荷兰王国在安全理事会及许多其他场合强烈谴责了该袭击事件。我们全力声援联合王国，并完全认同3月22日欧洲理事会的结论。

第二，上周四，根据联合王国的具体要求，向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有成员国提供了禁化武组织报告全文。该报告是根据联合王国的要求编写的，内含对环境和生物医学样品的分析。正如禁化武组织总干事所证实的那样，在此过程中，联合王国完全按照禁化武组织的程序行事。我们赞赏联合王国在这一进程中遵守透明度原则。禁化武组织的独立分析证实了联合王国当局的调查结论，即针对尤利娅和谢尔盖·斯克里帕尔的袭击是利用“诺维乔克”这种具体毒剂实施的。这一事实现在已经不容置疑。我们欢迎禁化武组织的报告所提供的明晰度。

第三，此事需要俄罗斯合作。禁化武组织报告的结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表明，俄罗斯联邦很有可能对该袭击事件负有责任。任何替代解释都说不通。有鉴于此，俄罗斯联邦当局继续传播有关萨利斯伯里事件解释的说不通的替代版本是毫无助益的。我们也不赞成俄罗斯联邦试图在禁化武组织及其他地方为联合王国当局对其主权领土上发生的这起化学袭击事件采取后续行动制造程序性障碍。

我们敦促俄罗斯联邦改弦更张，充分合作。我们敦促俄罗斯联邦向联合王国提供关于3月4日索尔兹伯里事件过程的未得到回答的问题的所有相关信息。我们呼吁俄罗斯联邦配合努力将有关责任人绳之以法，并向禁化武组织充分公布其“诺维乔克”计划。最后，任何使用化学武器行为都对国际法、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都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再次呼吁充分追究该骇人听闻罪行的责任。

奥泰比先生（科威特）（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首先要感谢裁军事务高级代表中满泉女士就4月12日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发表的报告的结果作了宝贵的通报，该报告涉及3月4日在联合王国的索尔兹伯里发生的事件，有人使用有毒化学物质，造成3人中毒和入院治疗。我还要感谢联合王国代表详细通报最新事态发展。请允许我再次向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一位父亲和他的女儿，以及受这次袭击事件影响的警察和平民，致以最美好的祝愿，祝他们早日康复。

禁化武组织实验室分析通过环境和生物医学样品证实，在索尔兹伯里事件过程中使用了纯度高、被归为神经毒素的有毒化学物质。科威特国重申谴责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情况下使用化学武器的坚定立场。我们还根据《化学武器公约》第一条谴责生产、获取、储存或保有化学武器。1997年以来，科威特国一直是该公约的缔约国。

我们向联合王国表示声援，支持它为调查该事件采取各种行动和措施。科威特国认为，必须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呼吁有关各方配合所有通过禁化武组织和根据《化学武器公约》进行的调查。

涅边贾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中满夫人的通报。我们非常感谢联合王国要求召开今天的会议。我们一直在热切期待这次会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没有从中听到任何新东西。

在听取我的一些同事发言时，我感到，我们已经从《爱丽丝漫游奇境记》所述的境界向前迈进，现在处于《镜中奇遇记》所述的境界。我们的西方伙伴对真相不感兴趣，而且不只是在这件事情上如此。他们没有听，他们也听不见。我们在俄语的说法是：你跟他们谈Foma，他们却跟你说Yerem—换句话说，我们谈的是苹果和橙子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今天，我们听到联合王国已经使用过的企图误导国际社会的同样的谎言。据称，联合王国没有收到我们对其所提出问题的答复。为安理会了解情况起见，我谨再次指出，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实际上包含了同样的24小时最后通牒，它归结于一个问题：“你们为什么这样做？”尽管如此，英国的一些盟友却以一种理应用于某个更好话题的固执，一再催促我们回答联合王国提出的问题，并与之合作。如果他们有尚未向我们提出的问题，也许他们可以把这些问题转给我们，假定英国不会提出更多问题。我们将十分感激。

今天，我们听到一系列同样的未经证实的指控，这些指控现在据称得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当局的支持。请允许我此刻就说：禁化武组织的报告中没有任何内容支持英国称俄罗斯参与索尔兹伯里事件的不实之词。报告中所没有的主要内容、也是英国人迫不及待想看到的东西是：没有任何结论表明，在索尔兹伯里使用的物质产于俄罗斯。恰恰相反，禁化武组织分析的迅速恰恰证明：这样一种物质可在任何拥有合适设备的实验室生产。毕竟，要进行对比分析，就必须订立有毒化合物的标准，而这样的实验室在联合王国的Porton Down有、在美国有、在若干其它国家也有。该物质的配方从1998年起就已为人所知，当时它被纳入美国军方Edgewood化学生物中心的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的数据库。此外，用关键词“Novichok”在谷歌专利在线资源进行搜索的结果是，仅在美国就发布了140多项涉及使用这种有毒化学品和防范其影响的专利。

自3月4日索尔兹伯里事件发生以来，已过去六个星期。然而，这个用脆弱不堪的线索编造的故事中的漏洞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了数倍。我们对伦敦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吃惊。在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今天的会议上，英国代表一他的发言一如继往地基于对俄罗斯的动机、方法以及手段所编造的谎言与不实信息，再次宣称

（以英语发言）

“俄罗斯搞国家支持的暗杀行为的记录业已得到证明。”是谁证明的？

（以俄语发言）

很自然，在此之后大量提及Litvinenko事件，基于英国法理中的新词汇引用各种强辩，如

（以英语发言）

“普京总统可能核准了此事”；“俄罗斯国家可能涉嫌”；“俄罗斯国家可能支持了这些袭击事件”；“俄罗斯国家涉嫌支持大量暗杀。”

（以俄语发言）

我们今天的所有见闻都似曾相识。我们在Litvinenko中毒事件中经历过所有这一切，当时英方完全缺乏透明度，它至今仍隐藏可使我们得以拼接出当时所发生所有情况的任何文件。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来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联合王国已把这些信息列为密件。

伦敦对禁化武组织技术协助组4月12日报告所用的手法绝非例外。在该文件已公布的一页半中，英国不仅禁止禁化武组织的专家提及所提出请求的技术协助的类型，而且甚至还禁止他们指出Porton Down查出的有毒化学品的名称，而宁愿把所有这些信息隐匿在报告的保密部分，因为在安理会公开会议上讨论这个部分将违反禁化武组织的保密规则。这样做的理由在我们看来很明显。

如果英国不授予安理会成员讨论经其授权纳入报告实质性部分的权利，那么，我们就将讨论未纳入报告的内容。最重要的是，报告中所没有的是，它没有任何提及俄罗斯联邦的内容，这与我们已从Porton Down那里听到的结论相符。没有一丝一毫的内容提及极其关键的有关谢尔盖和尤利娅·斯克里帕尔以及Nick Bailey染毒因素的信息。也没有任何关于其病史或治疗方面的信息。

这种有毒化学品据称的制造者Vil Mirzayanov称，它在潮湿的环境下极其不稳定，如何会在事件发生近三周后发现高浓度的该有毒化学品，对此没有任何解释。为什么这种据称毒性比VX高出10倍的物质会在接触后七小时才影响某些受害者，而其他人却立即中毒，对此也只字全无。还有为什么—谢天谢地—其影响不是致命的？也许Vil Mirzayanov和Porton Down的专家所说的不是同一种有毒化学品。

此外，事件发生后18天对一名受害者的血液采样如何会含有Porton Down查出的未降解的有毒化学品，而另一名中毒更深的受害者却未查出该化学品，报告中对此没有合理的解释。这种情况对于瘫痪性神经毒剂来说，不仅没有典型性，而且也有可能间接表明，极有可能”是在Porton Down查出的有毒化学品取样之前，受害者在诱导昏迷时被注射了该毒剂，这就是为什么没有足够的时间发生生物化学反应。

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4月15日，当时我援引鲍里斯·约翰逊称Porton Down存在A-234样本，联合王国常驻代表（见S/PV.8224）对此的答复是：联合王国获准可以为防御目的开展研究。也许Porton Down的专家已经调查过，并且拥有未被列入《化学武器公约》清单的此种和其它有毒化学品。我认为，作为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总干事科学咨询委员会为化学武器公约第四次审议大会编写报告工作的一部分，现在是Porton Down的专家告知科学界他们为防御目的研究A-234、也许还有威胁该《公约》目标的其它有毒化学品的情况了。但我们不要执迷于幻想。英方决定就索尔兹伯里事件所采取的路线明确表明，这不会发生。联合王国及其盟友根本没有兴趣进行专业讨论，而专业化学家和专家对英国官方说法研究的越深入，发现的疑点越多。

不幸的是，伦敦对《化学武器公约》条款的自由解释只能引起疑问。例如，英方坚持说他们的国家调查是根据《公约》第七条第1款进行的。如果没有一个“但是”，这些说法是合理的，那就是这种调查仅适用于英国管辖范围内的自然人和法人。我不认为有必要指出俄罗斯不受英国管辖。这一点毋庸置疑。在这方面，我们要求英方澄清，唐宁街关

于俄罗斯涉嫌参与索尔兹伯里事件的言论，是意在对调查工作或苏格兰场调查的最终结论施加政治压力；还在英国法律制度下，由政府认定有罪方然后由政府调查机构按照这一结论进行调查，这种情况实属正常？

我想再次强调，对缔约国以诚意履行《公约》规定义务的任何怀疑必须按照第九条的规定予以解决。它们必须得到解决，我们知道英语单词“必须”和“应该”没有其他含义。如果这些词语并不意味着义务的话，那么请母语为英语的人士提供范例和解释，我们将非常感谢。这对我们今后在安理会的实际工作将会非常有帮助。

我们一再向伦敦提出建议，根据第九条开始合作，这一建议遭到忽视，俄罗斯总检察长根据第七条第2款提出的关于就刑事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的请求也没有得到答复，既然如此，我们别无选择，只有根据第九条第2款发起我们自己的请求，就3月4日索尔兹伯里事件向联合王国提出了问题清单。就此，俄罗斯常驻海牙代表于4月13日通过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向英方发送了一份照会。

在这方面，为了采取措施加强《化学武器公约》，我们认为，技术秘书处总干事很有必要在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下一次会议上，根据《公约》第十五条第5款，编写并提出一项修正《公约》附件所列化学品的决议草案。这样做不仅能够将波顿当所查明的A-234物质正式列为化学战剂，而且还能将这一物质及其前体置于禁化武组织的系统控制之下。一些国家早就应该这样做，事实证明，这些国家掌握了所有必要的信息，包括这种有毒化学品的样品，它们不应该利用禁化武组织和安全理事会的论坛传播他们毫无根据的指控，认定俄罗斯联邦违反了《化学武器公约》规定的义务。

英国当局围绕所谓的斯克里帕尔案件对俄罗斯展开一场情报运动或者说是情报战，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国际法和一般法律的规范，外交原则和规则，常识和简单的基本礼貌，所有这些都被置之不理。英国主管当局对案情秘而不宣，从一开始就针对俄罗斯发出量大具有政治色彩的言辞和声明，在此背景下，所发生事件的新版本不断出现，重大差异、骗局、公开的虚假信息正在浮现，对于这些伦敦无意以任何方式予以驳斥。虚假谣言正在漫延。打的如意算盘是，此后，由于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和对诸如禁化武组织这样受人尊敬的组织的提及——据称禁化武组织完全证实了英方关于俄罗斯参与的结论，对此我再次说这完全是一个谎言——政府和社会将无法理清化学分析的微妙之处以及已经提出的指控中的许多矛盾之处。正如温斯顿•丘吉尔经常被提到的一句名言所说：“根本没有什么公众舆论这回事，有的只是发表的舆论”。而英方及其盟友在让媒体散布其充满谎言的断言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英方问了我们两个问题。我们问了他们47个问题。就是这样。我们收到了对其中两个问题的部分回复。对于我们在4月5日安全理事会上次就这个问题召开的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没有任何答复。我们还有更多的问题要问。我们已经向他们保证，我们不会就此罢休。

为了使安理会了解这一事件的科学和事实方面，我们将另行分发俄罗斯代表在禁化武组织第五十九届会议上的发言，同时附上我国驻伦敦大使馆编写的事件年表和我今天的发言。

在呐喊喧嚣的同时，英国当局一直忙于系统地消除任何证据或证明材料。家里的宠物已经被摧毁，显然没有取样。斯克里帕尔一家人去过的地方——酒吧、餐厅、板凳、公园里的土壤等等正在被清理干净，而索尔兹伯里的普通公民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尤利娅•斯克里帕尔下落不明，她是俄罗斯公民，而领事馆却无法见到。让我提醒安理会，自3月4日以来没有人见过尤利娅或谢尔盖。同时，一项罪行——谋杀未遂，有可能是恐怖主义性质——针对的是俄罗斯公民。

我想再次申明我们的原则立场，那就是，如果我们不掌握全部信息——无论是来自刑事调查的数据还是完整的技术实验室报告——如果不授予我们对俄罗斯公民的领事探访权，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俄罗斯专家直接参与旨在澄清3月4日索尔兹伯里事件的所有行动，那么，我们则不接受任何国家或国际调查的结果。我们认为现在唯一没有争议的事情是，伦敦正在继续隐瞒对确立真相至关重要的信息，并且不允许在这个问题上有任何透明度。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几天前再次有杰出的表现，发表了下面一条耸人听闻的的信息，与英国常驻禁化武组织和联合国代表今天给秘书长的信（S/2018/218）中给出的信息大致相同。首先，说俄罗斯过去10年来一直在生产和储存诺维乔克。其次，俄罗斯进行了关于使用化学战剂进行暗杀的研究。第三，从2013年开始，俄罗斯情报机构增加了对谢尔盖•斯克里帕尔的兴趣。

非常好。好极了。

我现在回过头来谈一谈联合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今天分发的信，这封信也分发给了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如同往常，它充斥着谎言、毫无根据的指控和诽谤。如同往常，其特点是这样的词汇，比如“极有可能“，”可能已经“和”涉嫌“。联合王国先前曾胆大妄为地对我们的化学品申报作出断然的指控，并谈论我们情报部门的工作方法。然而，这次我们的英国同事走得更远了。他们指控普京总统直接参与军事化学方案，不加引号，没有引述资料，也不提及“极有可能”。对我们的英国同事关于俄罗斯政府体制如何运作的那些牵强的说法，我一直感到很惊讶和好笑，而且并不只是他们在这样说。在伦敦，他们显然相信俄罗斯总统有一个嗜好。他公务之余的任何空闲时间都用于化学武器方案。我不知道伦敦的人民或这里的常驻代表团是否意识到他们已经超越了可接受和适当的范围。我认为，他们应该感谢我国总统如此克制。

为什么这一切都是必要的？答案显然是老生常谈。总的来说，这是企图诋毁俄罗斯的名声，质疑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合法性和作用。我并不是随便说索尔兹伯里和杜马相关联。首先，因为两者都是挑衅，其次，因为有人将两者均与俄罗斯联系在一起。这是肆无忌惮地煽动反俄罗斯，企图加深俄罗斯和欧洲联盟之间的分歧，在脱欧前夕，对联合王国而言，这显然是特别及时的。这就是所有的情况。

总而言之，现在似乎已经到了运用经典的时候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莎士比亚在《亨利六世下篇》里说，“疑心总是出没在愧疚的心头”。现在就看英国人会如何尽力去漂亮地包装其所谓的怀疑，因为不这样的话，他们无论如何都不会很有说服力。我们甚至为他们感到难过。

我们将热切期待着如此引人注目的连续剧的下集。如果英国以我今天所引述的精神将某些新的信息或轰动之事牵扯进来，我们保留自己请求召开这样一次会议的权利。联合王国不应该认为它可以隐藏在其用谎言和猜测编织的毒网之后。它并没有随着禁化武组织提出技术援助访问报告而停下来。我们将继续要求它提供事实。

毫无疑问，在这件事情上存在着化合的因素，这种化合将之与俄语单词“蒙骗”联系在一起。的确，他们完成了好一个骗局。但有一点我们同意他们的观点。不会出现有罪不罚的情况，对于这次挑衅的责任者必须追究责任。

主席（*以西班牙语发言*）：我现在以我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们谨感谢中满夫人的通报。我们也感谢联合王国代表为我们提供的信息。

秘鲁深切关注在英国公共场所使用神经毒剂，严重危及至少三人的生命所引发的事件。我们谨重申我们对受害者的声援，希望他们完全康复，我们也向联合王国人民表示声援，他们可能已经接触到这种化学毒剂。秘鲁谴责所有使用化学武器的行

为。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是一种令人发指的罪行，也公然违反了有关的不扩散制度。根据对袭击直接受害者血样进行的调查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所发布的报告，我们必须强调，《化学武器公约》禁止使用任何物质作为化学武器。

最后，我们敦促有关各方按照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充分配合调查工作，以确定该事件的责任和惩罚措施。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联合王国代表请求再次发言。

皮尔斯女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的发言会很简短。我被俄罗斯大使问了一些问题。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刚刚发布的报告以及血样的采集方式，我已经说过了，没有什么要补充了。关于领事方面，我也说过了，没有什么再补充了。我谨强调指出，在联合王国的调查确实是独立于政府的。至于有选择地支持禁化武组织或《化学武器公约》（化武公约）的问题，我们是一个信誉非常好的缔约国。在波顿唐问题上，联合王国并不拥有化学武器。波顿唐是一个防御性机构，针对化学武器的防御进行研究，并向联合王国政府提供科学和技术支持。根据《化学武器公约》，进行防护性研究是允许的。波顿唐完全符合《公约》的规定，并接受禁化武组织的定期检查。可以邀请并允许任何成员国随时进行检查。

根据《化学武器公约》第九条，我们收到了来自俄罗斯联邦的16个问题。禁化武组织的规则和《化武公约》的条款明确规定我们有10天的时间作出回应，我们将作出回应。关于普京总统，我高兴地澄清，我指的是21世纪初。至于利特维年科，钋痕迹确实可以一路追踪到俄罗斯。

我想重复我之前说过的一些话。我们尊重作为一个国家的俄罗斯。我们与俄罗斯人民没有争吵。但是我们会一直毫无保留地表示反对俄罗斯当局的鲁莽和非法行径，无论是发生在叙利亚，还是在索尔兹伯里。

最后，在圣诞节到来时，我想为我的俄罗斯大使同事在一家英语图书俱乐部购买订阅图书。但是，因为现在还不是圣诞节，我想今天就回报他对文学的青睐。俄罗斯对联合王国行为的描述以及索尔兹伯里和叙利亚两地正在发生的情况是乔治·奥威尔《1984》的新编版本，以当代和现代的俄罗斯方法改编而成。

下午4时40分散会。